

河南省現代劇目彙報演出

劇本選集

(四)

金素梅
紅旗崗
出發之前

河南省劇目工作委員會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省现代剧目彙報演出剧本选集

(第四集)

金素梅 紅旗崗 出發之前

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編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行政区廂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地方國營洛陽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

*

豫总書号: 1771

787×1092耗 $\frac{1}{32}$ • 2 $\frac{7}{8}$ 印張 • 67,000字

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87册

統一書号: T 10105 · 369

定价: (7) 0.26元

金 素 梅

漯河市豫劇團劇目組編劇

呂 振 民 執 筆

內 容 提 要

演員金素梅，在旧社会逃荒要飯，父亲被高班掌班迫死，弟弟被打死，自己在窩班受尽侮辱毒打。解放以后，党培养她，当上了政协委员、副团长，担任主演。但由于她滋长了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追求生活享受，大鳴大放时，竟散布了很多錯誤言論。经过党和群众的教育，金素梅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在党的面前深刻的作了檢討，重新回到無产阶级的队伍中来。

本剧对旧社会演員的悲惨生活作了比較深刻的暴露，与解放后舒暢的生活相比，使人进一步体会到共产党給人民帶來多么巨大的幸福！

人 物

金素梅（梅）：女演員。

金素娥（娥）：女演員。

徐文江（江）：男演員。

金有德（父）：老農民，素梅父。

金 母（母）：有德妻。

王玉庭（王）：老藝人。

永 生（生）：~~素梅弟~~，八、九歲。

指導員（~~姓~~）：~~素梅~~幹部，黨員。

陳連長（陳）：解放軍連長。

萬三妮（萬）：女，劇團把頭。

吳老二（吳）：萬三妮的狗腿。

楊竟三（鎮）：偽鎮長。

張德標（標）：偽鎮公所隊長。

張祥甫（張）：資本家。

大 禿（禿）：萬三妮狗腿。

王 三（三）：窩班拉弦的。

偽鎮丁多人。

演員多人。

解放軍多人。

公安人員。

第 一 場

1942年2月。万三妮的大門口，后台陣陣飲酒欢笑声。
风雪交加，在一陣凄凉的音乐声中，金一家扶老攜幼上。

父：天哪！（唱）

鹅毛大雪紛紛飄，寒风刮来似鋼刀，
天灾人禍時時有，这样的苦日子怎能熬！

众：（唱）扶老攜幼离乡井，走头无路心内焦。

生：爹，我餓啊！

梅、娥：冷啊！

母：梅他爹，你看那边有一家高大門樓，給孩子們要个一碗半碗的吧！

父：也好。（众来在万家屋檐下）行好的太太，先生，給点剩茶残飯吧！（狗叫声，吴老二開門上）

吴：（念）家住在漯河，吴老二就是我，
自幼生来心眼多，坑撇拐騙不用学，
跟着万三妮，跑腿打呵呵。

去！到一边去，这儿不打发要飯的，把人家的財气全冲跑了！

母：先生，行行好吧！

吴：快到一边去，滾，滾！

（吴正要門門，万三妮陪同楊鎮长上，后跟张德标）

万：（念）鎮长慢走，招待不周，
您还有事，我不多留。

楊鎮长：这一次成窩班（注一），全仗您的大力啦！

鎮：（念）老三，別客气，自己人沒关系，

保你平安无事，花錢全是我哩。

万：好，好，窩班成起来，第一春飯館我請客。

吳：楊鎮長，你老人家走哇！（對幕內）把車子准备好！楊鎮長慢走！

万：送鎮長。（楊鎮長、張德標下）

吳：三奶，成窩班的事，就算說定啦吧？

万：馬上就動手。

吳：那么人呢？

万：立下招兵旗，還沒吃糧人。这么冷的天，老二，回家去。

（轉身欲進門，發現金一家）你們是干啥哩？

父：俺是逃荒哩。

万：（仔細看素梅等，自言）这几个孩子长的怪聪明，老二！

吳：（会意）三奶，我看这几个孩子……

万：这才是閉門家中坐，

吳：福从天上来。（二人互使眼色）

万：这位大哥，看这风天雪地，把孩子們給冻的。（撫摸素梅）（唱）

我这个人生来就是慈悲心，打死个蒼蠅我心疼，
看你一家怪可怜，暫到我家避寒风。

父：啊！謝謝吧，不啦。

吳：（不耐煩的）万三奶是可怜你这几个孩子，你这当父母的……

万：老二！（瞪吳一眼）老哥，大嫂，先到我家避避风雪，吃口热飯吧！

父：（迟疑的）这……

吳：万三奶是有名的大善人，別囉嗦啦，快进去吧！

母：梅他爹，咱……

父：这……

万：唉呀！鹅毛大雪天，老的不說，你也得看看小的，也不能把人家冻坏呀，快进去暖和暖和吧！老二，扶住这位老哥。（拉永生进门下场，众同下）

吳：（四外看）（念）

設下牢籠計，那怕不上勾。（关门下）

（幕落）

第 二 場

接上場。万三妮客厅，万、吳把金家安頓一旁。

万：老二，先到廚房拿点东西，讓大嫂一家先吃。（吳下，拿东西复上）

母：謝謝太太啦。

万：謝啥啦，常言說，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为人誰还没有个三灾六难呢！大嫂是那里人，怎会来到此地啊？

母：（唱）日本鬼子进中原，国民党扒开黄河把庄稼淹，我大哥被黄水活卷走，財主們逼租，保长又要錢。

一家五口生无路，无奈何逃荒到外边。

幸遇太太周济俺，全家才免受飢冷。

万：这也沒有啥，祝福行善，是我本心。（轉）唉，看您这老的老，小的小，以后日子咋办呢？

父：挪一步，是一步，老天爷总沒有絕人的路吧！

万：話虽是那样說，可这年头。（唱）

如今是个灾荒年，粮价一天翻三翻，

举目无亲无依靠，明天更比今天难。

母：（唱）熬过一天算两晌，过了今天誰还管明天。

（万給吳使眼色，叫吳上前）

吳：大嫂子，我給你指一条明路吧！

（快板）万三奶今年三十七，膝下无儿无闺女，
漯河地面数她富，那个見了不眼气。

宅子她有好几处，还有几处大生意，

出門上街坐包車，警察局里有面子。

楊鎮长是她的老相好，化錢似水她舍里。

只要你閨女孩子認給她，吃喝穿戴一輩子。

洋錢給你好几块，（唱流水）能救你的眼前急。

父、母：謝謝先生的心意吧！俺虽是无路可走，可俺二老还不想卖儿卖女。

吳：不是卖，是認給万三奶，这是福窩，不是火坑。

父：这几个孩子俺好容易拉把这么大，再說素娥他爹媽也死了，孩子交給我，我不能对不起死过的哥嫂哇。

母：再穷也不能卖儿女。

吳：（发怒）不卖？不卖不行！

万：老二你——你想咋着哩，誰說买儿女，你呀！你……

（唱）大嫂老哥別疑心，我向来是个善心人，
孩子們交給我沒有錯，把他当成我亲生。

吳：（唱）卖与不卖不由你，今天不卖也不行！

父：这，梅他媽，咱們赶快离开这里吧。（領走）

吳：別走！这里不是店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母：那你說咋办？

万：我无儿无女的，是看这几个孩子怪聪明，是看得起你們。
別的孩子，給我磕头我連摆都不摆。

吳：你真是卖豆腐的扛戏台，架子倒不小啊！

父、母：孩子，咱們走！（欲下）

吳：不准走！

万：走就讓他走吧！看看咱丟啥東西了沒有？（給吳卅元示意讓他栽贓）

吳：三奶，財神桌上卅塊壓歲錢丟了，一定是他們偷的。

父：我們沒有偷你的錢啊！

吳：沒有偷，讓我們搜搜！（順手從金父懷中拿出卅元）好大的胆子！

（唱）大白天你闖進院，竟敢屋中偷洋錢！

父：（唱）你讓我到你家避風寒，我實在沒有偷你錢。

母：（唱）可憐俺一家人五口，快快放俺到外邊。

我這裡給你磕响頭，求你恩典多恩典！

吳：好意叫你們來我家，手脚一點也不乾淨，我到鎮公所請個人來問問這個事，你們這班旁光旦，生就賊骨头！大禿（大禿上）注意着別叫跑了。

（万、吳下）

梅：爹、娘！事到如今只有將我姐妹賣給人家吧！

娥：叔、孀！

父、母：孩子，那不行啊！

梅：爹！

娥：叔！

生：爹！

母：（唱）孩子們不要這樣講，講這話怎不叫我痛斷肝腸。

好容易撫養這麼大，要賣那個我都心傷！

要活我們一處生，要死一同見閻王。

娥：（唱）孀娘不必多傷心，為求活命賣兒身。

母：（唱）你爹你媽早喪命，你比素梅更苦情，

儿是娘的連心肉，要卖那个具心痛。

梅：（唱）母亲不必来爭論，不如先卖儿的身，
留下兄弟传后世，留下姐姐多照应。

娥：（唱）要卖还是把我卖，

母：（唱）决不能卖我的儿姣生。

父：（唱）实指望一家得活命，到如今是竹籃子打水落場空。

母：（唱）为什么苦霜单打俺这无根草，老天爷你咋不把眼睜。

父、母：（哭腔）啊！我的小姣儿啊！

众孩：啊！我的爹娘啊！

（一家人抱头大哭，万上）

万：哭啥呀！（对金父）商量好了沒有？

梅：（搶先）先放我的父母去，我一人卖給你家。

万：小丫头，沒你說的話。（对大秃）到門口看看老二回来了沒有。（吳領張德標上）

吳：来了。（对張指金）就是他！

標：（与万点头，对金）姓啥叫啥？那儿人，干啥哩？

父：老总，我叫金有德，是扶溝人。

標：为啥偷人家的錢？

父：是这位太太叫我进来，我並沒有偷他的錢。

万：沒有偷？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標：万三奶是有头有脸的人，还能冤枉你？告訴你，按國法办事，私入民宅，白晝偷盜，罰款二十元。拿錢吧！

母：老总，我們那来的錢呢？

標：沒有錢！

吳：把你的几个孩子，撇下来！

父、母：老总，不能要我們孩子。

標：不願意，把你抓到所里去按共匪治罪，来呀！把他給我拉

走。（大秃应）

众孩：爹……事到如今舍了我們吧！

父：这……

标：願意啦！老三！字据！

万：老二，字据。

吳：（拿出来）金老头你听着：

立字据人金有德，現因偷盜万家，无力交納罰款，願將子女三人折价20元归于万家，生老病死，全家一概不得过問，空口无凭，立字据为証。立約人：金有德。中人：吳老二。中华民国卅一年腊月初八。金老头盖个指印吧。

（把紙伸向前去）

父：不，我不能盖。

吳：你盖不盖？

母：求求你饒了我們吧！

标：盖吧！别自找苦吃啦。

父：（唱）觀文約痛在身，好一似万把鋼刀扎在心，
亲生的儿女要强迫去，要害我一家骨肉两离分！
陣陣心血往上涌，两眼昏花头发蒙！（昏倒）

众：爹呀！（扶起父）

父：（唱）你勾結官府欺穷人，想要我儿女万不能，
文約撕个紛紛碎，至死不舍儿姣生！

万：脾气不小，不盖也得盖，老二再写一张。

吳：我早就准备好啦，金老头盖吧！

父：不能啊！（吳、张拉金手盖指印）不能啊！

万：老二，孩子給我拉回去。（吳、大秃搶拉众孩子，父急上
拦，被张踢倒、死）

母：梅他爹！素梅、素娥，我的乖呀！（被拖下）

标：哈、哈、哈！

万：（跪神像前）阿弥陀佛！

（幕落）

第三場

数月后。窩班的練功院子里。

万：（念）窩班成起，

吳：（念）数月有余。

万：老二啊！这些孩子們来数月了，整天光吃不拿，人家彭士华的窩班两个月就管掙錢，楊銀长把窩班大事交給咱們啦，咱得想个办法，咱娘們可不能光賠錢哪！

吳：三奶，刚才你也看孩子們練功啦，这几个月也怪长工。三奶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吧！保險馬上就管掙錢，你沒有看見素梅他們几个，将来那个不是你的搖錢树啊！

万：說起来素梅啦，你去喊他們几个来調調弦，看看他們的腔怎么样。

吳：行，行。（对内）王三，拿弦子喊素梅他們几个来調調弦。

三：是！（拿弦子同素梅、素娥、永生、文江等上）見三媽！

众孩：媽！

万：乖呀！唱給媽听听，永生你先唱吧！

吳：永生你唱。

生：我有病唱不出来。

吳：有病！大秃，停会給他弄点紫椒水喝，再用两个干草在墙角烤烤，出出汗就好啦。快唱吧！

生：我沒有腔，唱不出來。

吳：白养活你几个月啦！（打永生，永生哭叫，素梅、素娥扑上前，哭）不准哭！素梅你唱。

梅：我沒有腔。

吳：沒有腔也得唱，王三，拉！（王拉弦梅不張咀）你敢不唱，我不打死你！

万：老二！（瞪吳一眼）素梅唱吧！素娥給你媽端杯水去！（娥下）

梅：（唱）未曾開言淚連連，我把老天老天問几番；

為什麼坐世以上有貴有賤？為什麼富貴貧窮不一般？

為什麼富貴人家酒肉臭？為什麼貧窮之人餓死在路邊？

為什麼富貴人家穿綢挂緞？為什麼貧窮人數九寒天一身單？

老爹爹被強人活活逼死，只撇下孤兒母孤苦零丁受盡熬煎。

常言道，善惡吉祥總有報，天那！你說！你講啊，

你可能與女子報仇伸冤！

吳：你唱的啥？

梅：我唱的王三姐問天。

吳：好哇！叫你唱你不唱，你唱了，會編誣罵我，你的胆子倒不小啊！（抬手欲打，時值素娥送水來，茶杯被吳一板打破，回頭見是娥，把毒氣撒在娥身上）大清早你敢犯塊？

（注二）（打娥）大禿，（大禿上）放牌，放牌，（注三）打個滿堂紅。

（大禿拖眾孩下，內打聲、叫聲混成一片）

万：沒有宰牛犢的心，就不能教窩班，給我好好管教管教！

吳：三奶，放心吧，這個事交給我啦！

万：（烟癮發作）啊！老二，走，回到我那過過癮吧！（下）

吳：是。（轉身）都來吧！（眾孩上）注意着，你們那一個不
好好學戲，犯了我的塊，你們都小心着點！（吳與打手
下）

娥：梅，咱就在此挨打受氣一輩子嗎？

江：一輩子，三天也受不了，哼！

梅：（唱）人人都說黃連苦，咱比黃連苦十分，
三餐殘飯難吃飽，受盡了打罵與苦刑。
通身長滿了濃泡疥，五指難伸混身痛，
傷寒痼疾人人害，師兄弟苦受折磨喪殘生。
這樣的日子何時盡，何日逃出這惡火坑。

江：（唱）挨打挨罵受盡了苦，只有逃跑才能脫生。

梅：（唱）文江哥此話可難行，被他們抓回來更是不成。

江：（唱）難道咱就等着死？（壓板）

梅：這……（思索，問娥，娥怕，文江示意速逃，最後決定
逃）對，只有這一條路！（唱）

天涯海角尋娘親。

生：走，姐，文江哥咱們跑！（背起永生開門欲下，吳老二持
棍上）

吳：跑，那里跑，小兔崽子，我叫你跑！（打梅，又打永生，
永生死去）看見沒有？我看你們那個敢跑？

梅：兄弟，永生……

江：給打吧！只要打不死我也得跑！（吳迎頭一棍，文江頭流
血，這時金母乞飯上）

母：行好的先生，給點剩菜殘飯吧！

吳：（回頭一望，見是金母）你这老不死的，又找到这来啦？
（素娥发现母上前）

娥：孀……（母发现倒在血泊中的梅及死去的永生）

梅：媽！永生死啦！

母：（瘋了似的）永生！（扑上去）

吳：（對大禿）趕快給我拉出去，拉出去！（大禿等拉金母，
母掙扎，孩子亦被拖至一旁，哭叫。金母被拉到門外）

母：永生、素梅、素娥、我的兒！

眾孩：媽！

吳：不……准……哭！

（幕急落）

第 四 場

1947年夏。一個簡陋的后台。服裝、把子、頭盔，擺成一片，演員們剛演罷洛陽橋，有的卸裝，有的休息，吳老二坐一旁，張祥甫上。

吳：張經理，那陣神風把你刮來啦？請喝茶。

張：老二，發財！（拉吳一旁）那個事怎麼樣？（指素娥）

吳：張經理！你放一百二十個心，靜等好消息吧！

張：（走向素梅）你越唱越迷人啦，可真是女大十八變。

（素梅不理，沒趣的向素娥）素娥這是我給你買的東西。

吳：張經理，你給素娥添的箱？

張：已經找到蘇州捐去了，兩三天就回來了。

吳：張經理，這兩天，手裡有點緊……

張：不用說了。（從身上拿錢給吳）

吳：張經理，你放心，素娥大事交給我啦。

張：萬掌班呢？

吳：到池子裡去了，侍候楊鎮長呢。

張：楊鎮長來了？

吳：還有頭天上任的溫司令呢！（低聲）聽說他們也注意起素梅、素娥啦，要是下手得快点下手呢！

張：竟敢老虎口內奪食，那也得能，我張祥甫也不是省油燈，相當年……

吳：（制止的）張經理，小點聲，別叫他們聽見了。

張：聽見怎麼樣，別仗着他是鎮長。

萬：（內白）楊鎮長請進來吧！（楊鎮長、萬三妮、鎮丁甲、乙上）

鎮：張經理也在这儿？

張：噫！楊鎮長啊，好啊！……（氣凶凶的下）

鎮：怎麼啦？

吳：喝酒喝多啦！發酒瘋的。

鎮：素梅，今兒個這個洛陽橋算是唱到家啦，溫司令是滿口稱贊，叫你到他公館吃宵夜，打四圈麻將，你的面子不小啊！哈……到外邊把我的包車給素梅準備一下。

吳：是。（下，復上）

梅：楊鎮長，我今個不舒服。

鎮：怎麼啦？不想去？那怕啥，我還要去的呢。素娥，你也去，給你妹妹作個伴吧！

梅：楊鎮長，半夜三更還是不去吧！

鎮：溫司令還在家等着呢。老三，停會你和素梅一塊來，素娥卸過裝先跟我走吧。

娥：娘，我……

萬：去吧，孩子，楊鎮長都不是外人。

娥：妹妹，我……

梅：姐姐，不能去。

萬：你這個死了頭，你不去還不叫你姐去！（對娥）乖！去

吧！楊鎮長不會虧待你。

江：素娥……

吳：（推娥）去吧！（下）

鎮：老三，別忘了，在溫公館等你。（示意鎮丁甲）在這兒保素梅。（下，鎮丁甲、乙隨下）

萬：送鎮長。（隨下）

江：你們都看見了沒有，唱戲的還是人不是？

王：孩子，你出窩班才幾天，經歷的少，如今這個世道當戲子就是這樣，誰來誰往頭上拉尿，湯恩伯、劉汝明、日本鬼、皇協軍，今天來個溫司令，明天還有個冷司令呢！

演員甲：還能把人吃了！

王：他吃人干啥！孩子，這比吃你的肉還厲害呢！

梅：王師父，我出窩班也二三年了，只說能好過一點，誰知道那兒都是一樣。

王：閨女，你沒聽人說嗎，鸚鵡戲子馬利猴，咱比下九流人還低呢。這年頭就是這樣，誰有錢有勢就厲害，誰變蝎子誰螫人。

江：這叫啥世道！

王：孩子，誰叫咱是戲子哩，唉！忍住點吧。

江：忍？不能忍！（演員們嘆氣下）

梅：文江哥！（唱）

自入窩班受熬煎，苦受折磨三四年，

實指望日子能好過，誰知道渡日又比渡年難。

受不尽的冷語與白眼，受不尽的欺辱與摧殘。

地痞流氓來搗亂，有錢的財主胡亂纏，

文江哥你替我想想看，你看此事怎麼辦？

江：素梅！（唱）三十六計走為上，只有逃跑得安全。